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二百

下上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二十五

史部

舊唐書卷二百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傳第一百五十上

安祿山

子慶緒

高尚

孫孝哲

史思明

子朝義

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犂山母  
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卜為業突厥呼鬪戰為軋犂

山遂以名之少孤隨母在突厥中將軍安波至兄延偃妻其母開元初與將軍安道買男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收獲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携而出感媿之約與思順等並為兄弟冒姓為安及長解六蕃語為互市牙郎二十年張守珪為幽州節度祿山盜羊事覺守珪剝坐欲棒殺之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兩蕃耶何為打殺祿山守珪見其肥白壯其言而釋之令與鄉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尅獲拔為偏將

常嫌其肥以守珪威風素高畏懼不敢飽食以驍勇聞  
遂養為子二十八年為平盧兵馬使性巧黠人多譽之  
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厚賂往來者乞為好言玄宗益  
信嚮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以祿山攝中丞為使  
入朝奏事玄宗益寵之二載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  
採訪平盧軍等使如故採訪使張利貞常受其賂數載  
之後黜陟使席建侯又言其公直無私裴寬受代及李  
林甫順旨並言其美數公皆信臣玄宗意益堅不搖矣

後請為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玄宗怪而問之對  
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大悅遂命楊銍已  
下並約為兄弟姊妹六載加大夫常令劉駱谷奏事與  
王鉷俱為大夫李林甫為相朝臣莫敢抗禮祿山承恩  
深入謁不甚罄折林甫命王鉷鉷趨拜謹甚祿山悚息  
腰漸曲每與語皆揣知其情而先言之祿山以為神明  
每見林甫雖盛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溫言中書廳引坐  
以已披袍覆之祿山欣荷無所隱呼為十郎駱谷奏事

先問十郎何言有好言則喜躍若但言大夫須好檢校  
則反手據牀曰阿與我死也李龜年嘗數其說玄宗以  
為笑樂晚年益肥壯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  
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  
如風焉為置第宇窮極壯麗以金銀為笏筵簾等上  
御勤政樓於御坐東為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坐之  
卷去其簾十載入朝又求為河東節度因拜之男十一  
人長子慶宗大僕卿少子慶緒鴻臚卿慶宗又尚郡主

祿山陰有逆謀於范陽北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積穀為保守之計戰馬萬五千匹牛羊稱是無三道節度進奏無不允引張通儒李庭堅平洩李史魚獨孤問俗在幕下高尚掌書記劉駱谷留居西京為耳目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潤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於行間每月進奉生口駝馬鷹犬不絕人無聊矣既肥大不任戰前後十餘度欺誘契丹宴設酒中著葷茹子預掘一坑待



其昏醉斬首埋之皆不覺死每度數十人十一載八月  
祿山併率河東等軍五六萬號十五萬以討契丹去平  
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河即北黃河也又倍程三百里奄  
至契丹牙帳屬久雨弓箭皆漲濕將士困極奚又夾攻  
之殺傷畧盡祿山被射折其玉簪以麾下奚小兒二十  
餘人走上山墜坑中其男慶緒等扶持之會夜解走投  
平盧城楊國忠屢奏祿山必反十二載玄宗使中官輔  
璆琳覘之得其賄賂盛言其忠國忠又云召必不至洎

召之而至十三載正月謁於華清宮因涕泣言臣蕃人不識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楊國忠欲得殺臣玄宗益親厚之遂以為左僕射却迴其月又請為閑廐隴右羣牧等都使奏吉溫為武部侍郎兼中丞為其副又請知總監事既為閑廐羣牧等使上筋脚馬皆陰選擇之奪得樓煩監牧及奪張文儼馬牧三月一日歸范陽疾行出關日行三四百里至范陽人言反者玄宗必大怒縛送與之十四載玄宗又召之託疾不至賜其子婚令就觀

禮又辭十一月反于范陽矯稱奉恩命以兵討逆賊楊國忠以諸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以高尚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邈何千年為腹心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朝廷震驚禁衛皆市井商販之人乃開左藏庫出錦帛召募因以高仙芝封常清等相次為大將以擊之祿山令嚴肅得士死力無不一當百遇之必敗十二月度河至陳留郡河南節度張介然城陷死之傳首河北陳留郭門祿山男慶緒見誅慶

宗榜泣告祿山祿山在輦中驚哭曰吾子何罪而殺之  
狂而怒官軍之降者夾道命交相斫焉死者六七千人  
遂入陳留郡太守郭納初拒戰至是出降至滎陽太守  
崔無詖拒戰城陷死之次于泥水鬻子谷將軍荔非守  
瑜蹲而射之殺數百人矢及祿山輿祿山不敢過乃取  
谷南而過守瑜箭盡投河而死東京留守李愔中丞盧  
奕採訪使判官蔣清燒絕河陽橋祿山怒率軍大至封  
常清自苑西墮牆使伐樹塞路而奔祿山入東京殺李

愷盧奕將清召河南尹達奚珣使之蒞事初常清欲殺  
珣恐應賊愷奕諫止之常清既敗唯與數騎走至陝郡  
高仙芝率兵守陝城皆棄甲西走潼關懼賊追躡相蹂  
藉而死者塞路陝郡太守竇庭芝走投河東賊使崔乾  
祐守陝郡臨汝太守韋斌降于賊十五年正月賊竊號  
燕國立年聖武達奚珣已下署為丞相五月南陽節度  
魯炁率荆襄黔中嶺南子弟十萬餘與賊將武令珣戰  
于葉縣城北潼河王師盡沒六月李光弼郭子儀出土

門路大破賊衆於常山郡東嘉山河北諸郡歸降者十  
餘祿山窘急圖欲却投范陽會哥舒翰自潼關領馬步  
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于靈寶西為賊覆敗翰西奔潼  
關為其帳下執送于賊關門不守玄宗幸蜀太子收兵  
靈武賊乃遣張通儒為西京留守田乾真為京兆尹安  
守忠屯兵苑中十一月遣阿史那承慶攻陷潁川屠之  
祿山以體肥長帶瘡及造逆後而眼漸昏至是不見物  
又著疽疾俄及至德二年正月朔受朝瘡甚而中罷以

疾加躁急動用斧鉞嚴莊亦被捶撻莊乃日夜謀之立  
慶緒於戶外莊持刀領豎李豬兒同入祿山帳內豬兒  
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一刀及覺難  
作捫牀頭不得但撼幄帳大呼曰是我家賊腹腸已數  
斗流在牀上言訖氣絕因掘牀下深數尺為坑以殮殯  
包其屍埋之又無哭泣之儀莊即宣言於外言祿山傳  
位於晉王慶緒尊祿山為太上皇慶緒縱樂飲酒無度  
呼莊為兄事之大小必咨之初豬兒出契丹部落十數

歲事祿山甚黠慧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流數升欲死  
祿山以灰火傳之盡日而蘇因為閹人祿山頗寵之最  
見信用祿山肚大每著衣帶三四人助之兩人擡起肚  
豬兒以頭戴之始取裙褲帶及繫腰帶玄宗寵祿山賜  
華清宮湯浴皆許豬兒等入助解著衣服然終見剗者  
豬兒也慶緒祿山第二子也母康氏祿山糟糠之妻慶  
緒善騎射祿山偏愛之未二十拜鴻臚卿兼廣陽太守  
初名仁執玄宗賜名慶緒為祿山都知兵馬使嚴莊高



尚立為偽主慶緒素懦弱言詞無序莊恐衆不伏不令  
見人莊為偽御史大夫馮翊郡王以專其政厚其軍將  
官秩以固其心二月肅宗南幸鳳翔郡始知祿山死使  
僕固懷恩使于迴紇結婚請兵討逆其月郭子儀拔河  
東郡崔乾祐南遁八月迴紇三千騎至九月廣平王領  
蕃漢之衆收西京走安守忠賊之死者積如山阜十月  
賊將尹子奇攻陷睢陽郡殺張巡姚閭等王師乘勝至  
陝郡賊懼令嚴莊傾其驍勇而來拒廣平王遣副元帥

郭子儀等與賊戰于陝西曲沃大破之於新店逐北二十里斬首十餘萬伏屍三十里嚴莊奔至東京告慶緒慶緒率其餘衆奔河北保鄴郡嚴莊至河內南來歸順賊將阿史那承慶等麾下三萬餘人悉奔恒趙范陽從慶緒者唯疲卒一千三百而已偽中書令張通儒秉政改相州為成安府署置百官旬日之內賊將各以衆至者六萬餘兇威復振偽青齊節度能元皓獨率衆歸順明年改乾元元年偽德州刺史王暕貝州刺史宇文寬

等皆歸順河北諸軍各以城守累月賊使蔡希德安太清急擊復陷於賊虜之以歸竊食其肉其下潛謀歸順者衆矣賊皆易置之以縱屠戮人心始離又不親政事繕治亭沼樓船為長夜之飲高尚等各不相叶蔡希德兵最銳性剛直張通儒譖而縊殺之三軍冤痛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權領中外兵乾祐性愎戾士卒不附九月肅宗遣郭子儀等九節度率步騎二十萬攻之以魚朝恩為軍容使初子儀之列陣也使善射者

三千人伏於壘垣內明日接戰子儀麾其屬偽奔慶緒  
逐之伏者齊發賊黨大潰使薛嵩求救於史思明言禪  
讓之禮思明先遣李歸仁以步卒一萬馬軍三千先往  
滏陽以應及至滏陽子儀之圍已固築城穿壕各三重  
樓櫓之盛古所未有又引水以灌城下城中水泉大上  
井皆滿溢以安太清代乾祐為都知兵馬使思明南攻  
魏州節度使崔光遠南走思明據其城數日即乾元二  
年正月一日也思明偽稱燕王立年號慶緒自十月被

圍至二月城中人相食米斗錢七萬餘鼠一頭直數千馬食墮牆麥麩及馬糞濯而飼之思明引衆來救三月六日子儀等戰敗遂解圍而南斷河陽橋以守穀水思明領其衆營於鄴縣南慶緒使收子儀等營中糧尚六七萬石復與孫孝哲乾祐謀閉門自守議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安可更背史王乎張通儒高尚平冽謂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合迎謝對曰任公暫往見思明思明與之涕泗厚其禮復命歸城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

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不獲已以三百騎詣思明思  
明引入令三軍擐甲執兵待之及諸弟領至于庭再拜  
稽首曰臣不克負荷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  
太上皇故將兵遠救思明曰棄失兩都用兵不利亦何  
事也爾為人子殺汝父以求位庸非大逆乎吾為太上  
皇討賊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縊  
殺之祿山父子僭逆三年而滅初王師之圍相州也意  
朝夕屠陷唯術士桑道茂曰三月六日西師必散此城

無憂卒如其言

高尚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母老乞食於人尚周遊不歸侍養寓居河朔縣界與令狐潮鄰里通其婢生一女遂收之尚頗篤學贍文詞嘗嘆息謂汝南周銑曰高不危寧當舉事而死終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縣尉有姓高者以其宗盟引置門下遂以尚入籍為兄弟李齊物為懷州刺史舉高尚不仕送京師并助錢三萬齊物寓書於中官將軍吳懷實以託之懷實引見高力士置

賓館中令與男丞相錫為學無問家事一以委之無何  
令妻父呂令皓特表薦之天寶元年拜左領軍倉曹參  
軍同正員六載安祿山奏為平盧掌書記出入祿山臥  
內祿山肥多睡尚執筆在旁或通宵焉繇是寢親厚之  
遂與祿山解圖讖勸其反天寶十一年祿山表為屯田  
員外郎及隨祿山寇陷東京偽授中書侍郎偽赦書制  
勅多出其手始尚與嚴莊孫孝哲計畫白祿山以為事  
必成及顏杲卿殺李欽湊於土門揚聲言榮王琬哥舒



翰二十萬衆徇河北十七郡皆歸順顏真卿破袁知奉

三萬衆於堂邑賀蘭進明再拔信都李光弼郭子儀繼

收常山趙郡河北路絕者再河南諸郡皆有防禦潼關

有哥舒翰之師祿山大懼怒尚等曰汝元向我道萬全

必無所畏今四邊若此賴鄭汴數州尚存向西至關一

步不通河北並已無矣萬全何在更不須見我尚等遂

數日不得見祿山憂悶不知所為會田乾真自潼關至

曉諭祿山曰自古帝王皆有勝敗然後成大事豈有一

舉而得之者乎今四邊兵馬雖多皆非精銳豈我之比  
縱事不成收取數萬衆橫行天下為一盜跖亦十年五  
歲矣豈有人能制我耶尚莊等皆佐命元勲何得隔絕  
不與相見令其憂懼只此數人豈不能為患乎外間聞  
之必心搖動祿山喜曰阿浩非汝誰能開豁我心裏事  
今無憂矣為之奈何乾真曰不如喚取慰勞之遂召尚  
等飲宴作樂祿山自唱歌以送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  
小字也及慶緒至相州偽授侍中

孫孝哲契丹人也母為祿山所通因得狎近及祿山僭  
逆偽授殿中監閑廐使封王孝哲尤用事亞於嚴莊裘  
馬華侈頗事豪貴每食皆備珍饌性殘忍果於殺戮聞  
者畏之祿山使孝哲與張通儒同守西京妃王宗枝皆  
罹其酷與嚴莊爭權不睦及祿山死奪其使以鄧季陽  
代之慶緒之奔莊懼為所圖因而來奔

史思明本名宰干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姿瘦  
少鬚髮鵞肩偻背廕目側鼻性急躁與安祿山同鄉里

先祿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及長相善俱以驍勇聞初事特進烏知義每令騎覘賊必生擒以歸又解六蕃語與祿山同為互市郎張守珪為幽州節度奏為折衝天寶初頻立戰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嘗入奏玄宗賜坐與語甚奇之問其年曰四十矣玄宗撫其背曰卿貴在後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十一載祿山奏授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十四載安祿山反命思明討饒陽等諸郡陷之十五載正月六日思明與蔡希德

圍顏杲卿於常山九日拔之又圍饒陽二十九日不能拔李光弼出土門拔常山郡思明解圍而拒光弼光弼列兵於城南相持累月光弼草盡使精卒以車數乘於笏縣取草輒被擊之其後率十匹唯共得兩束草至劉蒿薦以飼之初祿山以賈循為范陽留後謀歸順為副留守向潤客所殺以思明代之又以征戰在外令向潤客代其任四月朔方節度郭子儀以朔方蕃漢二萬人自土門而至常山軍威遂振南拔趙郡思明退保博陵

五月十日子儀光弼擊之敗思明於沙河上又攻之思明以騎卒奔嘉山光弼擊之思明大敗走入博陵郡光弼圍之城幾拔屬潼關失守肅宗理兵于朔方使中官邢廷恩追朔方河東兵馬光弼入土門思明隨後邀擊之已而迴軍併行擊劉正臣正臣易之初不設備遂棄軍保北平正臣妻子及軍資二千乘盡沒思明將卒頗精銳皆平盧戰士南拔常山趙郡又攻河間為尹子奇所圍已四十餘日顏真卿使和琳以一萬二千人馬百

匹以救之至河間二十餘里北風勁烈鼓聲不相聞賊縱擊之擒和琳以至城下思明既至合勢賊軍益盛李奐為賊所擒送東京又攻景城擒李暉暉投河而死遂使康沒野波攻平原真卿覺之兵馬既盡渡河而南攻清河糧盡城陷擒太守王懷忠以獻祿山將軍莊嗣賢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母妻先為安祿山所獲思明獲其男從則使諭承恩承恩遂降思明與之把臂飲酒饒陽陷李系投火死河北悉陷尹子奇以五萬衆渡河至

青州欲便向江淮會迴紇二千騎奄至范陽范陽閉門  
二日然後向太原子奇行千里以救之二年正月思明  
以蔡希德合范陽上黨兵馬十萬圍李光弼於太原光  
弼使為地道至賊陣前驍賊方戲弄城中人地道中人  
出擒之敵以為神呼為地藏菩薩思明留十月會安祿  
山死慶緒令歸范陽希德留百餘日皆不能拔而歸自  
祿山陷兩京常以駱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  
紀極由是恣其逆謀思明轉驕不用慶緒之命安慶緒



為王師所敗投鄴郡其下蕃漢兵三萬人初不知所從  
思明擊殺三千人然後降之慶緒使阿史那承慶安守  
忠徵兵於思明且欲圖之判官耿仁智忠謀之士謂思  
明曰大夫崇重人不敢言仁智請一言而死思明曰試  
言之對曰大夫久事祿山祿山兵權若此誰敢不服如  
大夫比者逼於兇威耳固亦無罪今聞孝感皇帝聰明  
勇智有少康周宣之畧大夫發使輸誠必開懷見納此  
轉禍為福之上策也思明曰善承慶等以五千騎至范

陽思明悉衆介冑以逆之衆且數萬去之一里使謂之  
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等不勝喜躍此皆邊兵怯懦頗  
懼相公之來莫敢進也請弛弓以安之從之思明遂以  
承慶守忠入內廳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  
仗其諸郡兵皆給糧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  
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俛招之遂令  
衙官竇子昂奉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及以偽河東節  
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

夫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并為列卿秀巖雲中太守以  
其男如岳等七人為大官使內侍李思敬將軍烏承恩  
宣慰使令討殘賊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承  
恩為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知義為節度思  
明常事知義亦有開獎之恩以此李光弼冀其無疑因  
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家  
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甚懼無以為驗有頃  
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承

恩且於館中明當有所議已令幃其所寢之牀伏二人于其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後私於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明便授吾節度矣牀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所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不了不可付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死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

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  
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囚李思敬遣使  
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事乃  
承恩所為殺之善也又有使從京至執三司議罪人狀  
思明曰陳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棄之幸蜀既收復天  
下此輩當慰勞之今尚見殺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  
皆云烏承恩之前事情狀可知光弼尚在憂不細也大  
夫何不取諸將狀以誅光弼以謝河北百姓主上若不

惜光弼為大夫誅之大夫乃安不然為患未已思明曰  
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以謝河  
北若不從臣請臣則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以  
表示思明及封入函耿仁智盡削去之寫表者密告思  
明思明大怒執二人於庭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仁  
智事思明頗久意欲活之却令召入謂之曰我任使汝  
向三十年今日之事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有  
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為反逆之計縱延旬月

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腦流于地  
十月郭子儀領九節度圍相州安慶緒偷道求救於思  
明思明懼軍威之盛不敢進十二月蕭華以魏州歸順  
詔遣崔光遠替之思明擊而拔其城光遠脫身南渡思  
明於魏州殺三萬人平地流血數日即乾元二年正月  
一日也思明於魏州北設壇僭稱為大聖燕王以周贄  
為行軍司馬三月引衆救相州官軍敗而引退思明召  
慶緒等殺之併有其衆四月僭稱大號以周贄為相以

范陽為燕京九月寇汴州節度使許叔冀合於思明思明益振又陷洛陽與太尉光弼相拒思明恣行兇暴下無聊矣上元二年潛遣人反說官軍曰洛中將士皆幽朔人咸思歸魚朝恩以為然告光弼及諸節度僕固懷恩衛伯玉等可速出兵以討殘賊光弼等然之乃出師兩道齊進次榆林賊委物偽遁將士等不復設備皆入城虜掠賊伏兵在北邙山下因大下士卒咸棄甲奔散魚朝恩衛伯玉退保陝州光弼懷恩棄河陽城退居聞



喜步兵散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為賊所有河陽懷  
州盡陷於賊思明至陝州為官軍所拒於姜子坂戰不  
利退歸永寧築三角城約一月內畢以貯軍糧朝義築  
城畢未泥思明至詔之對曰緣兵士疲乏暫歇耳又怒  
曰汝惜部下兵違我處分令隨身數十人立馬看泥斯  
須而畢又曰待收陝州斬却此賊朝義大懼思明居驛  
朝義在店中思明令腹心曹將軍總中軍兵嚴衛朝義  
將駱悅并許叔冀男季常等言主上欲害王悅與王死

無日矣因言廢興之事古來有之欲喚取曹將軍舉大事可乎朝義迴面不應悅曰若不應悅等即歸李家王亦不全矣朝義然之令許季常命曹將軍至悅等告之不敢拒其夜思明夢而驚悟據牀惆悵每好伶人寢食置左右以其殘忍皆恨之及此問其故曰吾向夢見水中沙上羣鹿渡水而至鹿死水乾言畢如廁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胡祿命俱盡矣駱悅入問思明所在未及對殺數人因指在廁思明覺變踰牆出至馬

槽韝馬騎之悅等至令僊人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馬曰  
是何事悅等告以懷王思明曰我朝來語錯今有此事  
然汝殺我大疾何不待我收長安終事不成矣因急呼  
懷王者三曰莫殺我却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這胡誤  
我悅遂令心腹擒思明赴柳泉驛曰事已成矣朝義曰  
莫驚聖人否莫損聖人否悅曰無有時周贄許叔冀統  
後軍在福昌朝義令許季常往告之贄聞驚欲仰倒朝  
義領兵迴贄等來迎因殺贄思明至柳泉驛縊殺之朝

義便僭偽位朝義思明孽子也寬厚人附之使人往范陽殺偽太子朝英等偽留守張通儒覺之戰於城中數日死者數千人始斬之時洛陽四面數百里人相食州縣為墟諸節度使皆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徵召不至寶應元年十月遣元帥雍王領河東朔方諸節度迴紇兵馬赴陝僕固懷恩與迴紇左殺為先鋒魚朝恩郭英乂為後殿自澠池入李抱玉自河陽入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二十九日與朝義戰于邙

山之下逆賊敗績走渡河斬首萬六千生擒四千六百  
降三萬二千人器械不可勝數朝義走投汴州汴州偽  
將張獻誠拒之乃渡河北投幽州二年正月賊偽范陽  
節度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款來降梟首至闕下又  
以偽官以城降者恒州刺史成德軍節度張忠志為禮  
部尚書餘如故趙州刺史盧淑定州程元勝徐州劉如  
伶相州節度薛嵩幽州李懷仙鄭州田承嗣並加封爵  
領舊職思明乾元二年僭號至朝義寶應元年滅凡四

年

舊唐書卷二百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二十六

史部

舊唐書卷二百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朱泚

黃巢

秦宗權

朱泚幽州昌平人曾祖利贊善大夫贈禮部尚書祖思明太子洗馬贈太子太師父懷珪天寶初事范陽節度使裴寬為衙前對授折衝將軍及安祿山史思明叛累

為管兵將寶應中李懷仙歸順奏為薊州刺史平盧軍  
留後柳城軍使大厯元年卒累贈左僕射祖父之贈皆  
以泚故也泚以父資從軍幼壯偉腰帶十圍騎射武藝  
亦不出人外若寬和中頗殘忍然輕財好施每征戰所  
得賞物輒分與麾下將士以是為衆所推故得濟其兇  
謀初隸李懷仙為部將改經畧副使朱希彩既殺李懷  
仙自為節度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彩為政苛酷人不  
堪命大厯七年秋希彩為其下所殺倉卒之際未有所



從泚營在城北第滔主衙內兵亦得衆心滔變詐多端  
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城北朱副使莫  
可衆既無從因共推泚泚遂權知留後遣使奉表京師  
十月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幽州盧龍節度  
等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其年泚上表令第滔率兵  
二千五百人赴京西防秋代宗嘉之手詔褒美九年就  
加檢校戶部尚書賜實封百戶幽州及河北諸鎮自天  
寶末便為逆亂之地李懷仙朱希彩與連境三節度名

雖向順未嘗朝謁至是泚率先上表請自領步騎三千人入覲詔修甲第以待之九月泚至京師代宗御內殿引見賜御馬兩匹戰馬十匹金銀錦綵甚厚又以器物十牀馬四十匹絹二萬匹衣一千七百襲賜其將士宴犒之盛近時未有泚又上表請留京師從之因授其弟滔兼御史大夫幽州節度留後仍以河陽永平軍防秋兵郭子儀統之決勝軍楊猷兵李抱玉統之淮西鳳翔兵馬璘統之汴宋淄青兵俾泚統焉十一年八月加拜

同平章尋令出鎮奉天行營復賜金銀繒綵并內庫弓箭以寵之十二月加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為隴右節度使權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嗣位加太子太師鳳翔尹實封至三百戶建中元年涇州將劉文喜阻兵為亂加泚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與諸軍討之涇州平加泚中書令還鎮鳳翔而以舒王讓遙領涇原節度二年加泚太尉朱滔將反叛陰使人與泚計議以帛書內蠟丸中置髮髻間河東節度馬燧搜獲之以聞并

送帛書及所遣使泚惶懼頓首乞歸罪有司上勉之曰  
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三年四月以張鑑代泚為鳳翔  
隴右節度留後留泚京師加實封至一千戶與一子正  
員官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四年十月  
涇原兵叛鑾駕幸奉天叛卒等以泚嘗統涇州知其失  
權廢居怏怏思亂羣寇無帥幸泚政寬乃相與謀曰朱  
太尉久囚空宅若迎而為主事必濟矣姚令言乃率百  
餘騎迎泚於晉昌里第泚乘馬擁從北向燭炬星羅觀

者萬計入居含元殿明日移處白華殿但稱太尉朝官  
有謁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皆逡巡而退源  
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動悖逆又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  
其僭偽泚甚悅之又李忠臣張光晟繼至咸以官閑積  
憤樂於禍亂鳳翔涇原大將張廷芝段誠諫以潰卒三  
千餘自襄城而至賊泚自謂衆望所集僭竊之心自此  
而定乃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為皇城使段  
秀實失兵柄故推心委之遂發銳師三千言奉迎乘

輿實陰有逆謀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震  
驚法駕乃潛為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迴  
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為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  
匕首為其所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  
休象笏挺而擊泚仍大呼曰反虜萬段泚舉臂衛首秀  
實格拉之恟恟然李忠臣馳助泚泚素多力纔破其面  
逆徒譟集秀實海賓遂併見害明日聲言以親王權主  
社稷士庶競往觀之八日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張光晟

等八人導泚自白華入宣政殿僭即偽位自稱大秦皇帝號應天元年愚智莫不憤心侍衛皆卒伍行列不過十餘人下偽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偃之詞也偽署姚令言為侍中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郎樊系為禮部侍郎禮儀使許季常為京兆尹洪經綸為太常少卿彭偃為中書舍人裴揆崔幼貞為給事中崔莫為御史中丞張光晟仇敬忠敬釭張寶何望之

段誠諫張庭芝杜如江為節度使仍以其兄子遂為太子遙封弟滔為冀王太尉尚書令尋又號皇太弟十日泚自領兵侵逼奉天竊威儀輦輅闐溢道途蟻聚之眾軍勢頗盛以姚令言為元帥張光晟為副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居中書省尋以蔣鎮為門下侍郎李子平為諫議大夫兼平章事泚軍合於城下渾瑊韓遊瓌禦之泚眾大敗死者萬計泚收軍於奉天東三里下營大修攻具明日泚又分兵營於乾陵下瞰城內大震



十一月三日杜希全與泚衆戰於漠谷官軍不利自是  
泚益驕大王師乘城而戰人百其勇賊多敗衄或出野  
戰官軍又獲利焉泚乃大驅百姓填塹夜攻城城中設  
奇以應之賊乃退縮西明寺僧法堅有巧思為泚造雲  
梯十五日辰時梯臨城東北隅城內震駭渾瑊使侯仲  
莊設大坑為地道陷之又縱火焚其梯東風起吹我軍  
衆頗危俄而風迴吹賊軍瑊益薪澆油萬鼓齊震風吹  
俱熾須臾雲梯與兇黨同為灰燼城中三門悉出兵王

師又捷其夜兵復出攻泚衆敗績李懷光以五萬人來援自河北至泚衆惶駭因而大潰長圍遂解焉衆庶以懷光三日不至城則危矣三十日夜泚走至京城時姚令言於城中造戰格拋樓每坊團結人心大異泚自奉天迴乃悉令去之曰攻戰吾自有計前此每三五日即使人僞自城外來周走號令曰奉天已破百姓聞之莫不飲泣道路閒寂時有入臺省吏人不過十數輩郎官六七人而亦令依常年舉選初有數十人陳狀旬日亦

皆屏退泚自號其宅曰潛龍宮悉移內庫珍貨璫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徵也無幾百姓剽奪其珍寶泚不能禁止明年正月一日泚改偽國號曰漢稱天皇元年二月李懷光既圖叛逆遣使與泚通和鑾駕幸梁洋自此衣冠之潛匿者出受偽官十七人焉懷光初與泚往復通好甚密以錢穀金帛互相饋遺泚與書事之如兄約云削平關中當割據山河永為鄰國及懷光決計背叛逼乘輿遷幸泚乃下偽詔書待懷光以

臣禮仍徵兵馬懷光既為所賣慙怒憤耻遂領衆遁歸河中三月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之衆悉於城東累敗泚衆四月泚使韓旻宋歸朝張庭芝等寇武功渾瑊以衆及吐蕃論莽羅大敗歸朝殺逆黨萬餘人於武亭川五月泚又使仇敬忠寇藍田尚可孤擊之大破泚衆擒敬忠斬之李晟駱元光尚可孤遂悉師齊進晟屯光泰門逆徒拒官軍王師累捷二十八日官軍入苑收復京師逆黨大潰泚與姚令言張庭芝源休李子平朱遂以數

千人西走其餘黨或奔竄或來降泚衆緣路潰散乃奔  
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門登埤泚令謂鑒曰我與爾  
節度何故背恩希鑒乃使人自城上擲泚所送旌節於  
外續又投火焚之泚遂過數里息於逆旅泚將梁庭芬  
入涇州說田希鑒曰公比自殺馮河清背叛今雖歸順  
國家必不能久容公他日不免受禍何如開門納朱公  
與共成大事希鑒以為然庭芬乃追及泚言之泚大悅  
使庭芬却往涇州庭芬請授已尚書平章事泚不從梁

庭芬既求宰相不得不復往涇州從泚至寧州彭原縣  
西城屯復與泚心腹朱惟孝共射泚泚走墜故窖中泚  
左右韓旻薛綸高幽岳武震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  
宋膺傳首以獻泚死時年四十三姚令言投涇州源休  
李子平走鳳翔尋並斬獲宋歸朝之敗武功降於李懷  
光送興元斬之唯不獲朱遂傳為野人所殺或云與泚  
壻偽金吾將軍馬悅潛走党項部落數月得達幽州泚  
之僭逆宦豎朱重曜頗親密用事泚每呼之為兄時賊

中以臘月大雨偽星官謂泚曰當以宗中年長者禳其  
災變泚乃毒殺重曜而以王禮葬焉及京師平亦出其  
屍而斬之姚令言自有傳

黃巢曹州冤句人本以販鹽為事乾符中仍歲凶荒人  
饑為盜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長聚盜起於濮  
陽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鄆州先有謠言云金色蝦蟆爭  
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左金吾  
衛上將軍齊克讓為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

懼引衆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君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節不允以神策統軍使宋威為荆南節度招討使中使楊復光為監軍復光遣判官吳彥宏諭以朝廷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溫球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並擒送闕勅於狗脊嶺斬之賊怒悉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為招討五年八月收復亳州



斬仙芝首獻於闕下先是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率部衆入嵯峨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王鐸又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為所敗其衆十餘萬尚讓乃與羣盜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時多朋黨小人讒勝君子道消賢豪忌憤退之草澤旣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

人士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逞者之辭也巢徒黨既盛與仙芝為形援及仙芝敗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焉時王鐸雖銜招討之權緩于攻取時高駢鎮淮南表請詔討賊許之議加都統巢乃渡淮偽降于駢駢遣將張璘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擒璘殺之因虜其衆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託越州觀察使崔瑒奏乞天平軍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臣鄭畋與樞密使楊

復恭奏欲請授同正員軍將盧携駁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及巢見詔大詬執政又自表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亦不允然巢以士衆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為窠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湘江浙進逼廣陵高駢閉門自固所過鎮戍望風降賊九月渡淮十一月十七日陷洛陽留守劉允章率分司官迎之繼攻陝虢逼潼關陷華州

留將奮鈴守之河中節度使李都詐進表于賊朝廷以  
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軍十萬守潼關時禁軍皆長安  
富族世籍兩軍豐給厚賜高車大馬以事權豪自少迄  
長不知戰陣初聞科集父子聚哭憚於出征各於兩市  
出直萬計傭雇負販屠沽及病坊窮人以為戰士操刀  
載戟不知鑲銳復任宦官為將帥驅以守關關之左有  
谷可通行人平時捉稅禁人出入謂之禁谷及賊至官  
軍但守潼關不防禁谷以為谷既官禁賊無得而踰也

尚讓林言率前鋒由禁谷而入夾攻潼關官軍大潰博  
野都徑還京師燔掠西市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開遠  
門出趨駱谷諸王官屬相次奔命觀軍容使田令孜王  
若儔收合禁軍扈從四日賊至昭應金吾大將軍張直  
方率在京兩班迎賊灞上五日賊陷京師時巢衆累年  
為盜行伍不勝其富遇窮民於路爭行施遺既入春明  
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黃王為生靈不似李家  
不恤汝輩但各安家巢賊衆競投物遺人十三日賊巢

僭位國號大齊年稱金統仍御樓宣赦且陳符命曰唐  
帝知朕起義改元廣明以文字言之唐已無天分矣唐  
去丑口而安黃天意令黃在唐下乃黃家日月也土德  
生金予以金王宜改年為金統賊搜訪舊宰相不獲以  
前浙東觀察使崔瑋楊希古尚讓趙章為四相孟楷蓋  
洪為左右軍中尉費傳古為樞密使王璠為京兆尹許  
建朱實劉塘為軍庫使朱溫張言彭攢李逵為諸衛大  
將軍四面游奕使又選驍勇形體魁梧者五百人曰功

臣令其甥林言為軍使比之控鶴中和元年二月尚讓  
寇鳳翔鄭畋出師禦之大敗賊於龍尾坡畋乃馳檄告  
喻天下藩鎮四月涇原行軍唐弘夫之師屯渭北河中  
王重榮之師屯沙苑易定王處存之師屯渭橋廊延拓  
拔思恭之師屯武功鳳翔鄭畋之師屯藍屋六月邠寧  
朱玫之師屯興平忠武之師三千屯武功是歲諸侯勤  
王之師四面俱會十二月宰相王鐸率荆襄之師自行  
在至鄭畋帳下小校竇玫者驍勇無敵每夜率敢死之

士百人直入京師放火燔諸門斬級而還賊人悚駭時  
京畿百姓皆砮於山谷累年廢耕耘賊坐空城賦輸無  
入穀食騰踊米斗三十千官軍皆執山砮百姓鬻於賊  
為食人獲數十萬朝士皆往來同華或以賣餅為業因  
奔於河中宰相崔沆且盧瓚扈從不及匿之別墅所由  
搜索嚴急乃微行入永寧里張直方之家朝貴怙直方  
之豪多依之既而或告賊云直方謀反納亡命賊攻其  
第直方族誅沆瓚數百人皆遇害自是賊始酷虐族滅



居人遣使傳命召故相駙馬都尉于琮於其第琮曰吾  
唐室大臣不可佐黃家草昧加之老疾賊怒令誅之廣  
德公主并賊號咷而謂曰予即天子女不宜復存可與  
相公俱死是日并遇害二年王處存合忠武之師敗賊  
將尚讓乘勝入京師賊遁去處存不為備是夜復為賊  
寇襲官軍不利賊怒坊市百姓迎王師乃下令洗城大  
夫丁壯殺戮殆盡流血成渠九月賊將同州刺史朱溫  
降重榮十一月李克用率代北之師自夏陽渡河屯沙

苑三年正月敗黃揆於沙苑進營乾坑二月賊將林言  
趙章尚讓率衆十萬援華州克用合河中易定忠武之  
師戰於梁田坡大敗賊軍俘斬數萬乘勝攻華州塹柵  
以環之克用騎軍在渭北令薛志勤康君立每夜突入  
京師燔積聚俘級而旋黃揆棄華州官軍收城四月八  
日克用合忠武騎將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  
賊軍十日夜賊巢散走詰旦克用由光泰門入收京師  
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天下兵馬都監押揚復

光露布獻捷於行在陳破賊事狀曰頃者妖興霧市盜  
嘯叢祠而岳牧藩侯備盜不謹謂大同之運常可容姦  
謂無事之秋縱其長惡賊首黃巢因得充盈窟穴蔓延  
荏蒲驅我蒸黎徇其兇逆展鉏鶴以成鋒及殺耕牛以  
恣燔炮魑魅晝行虺蜴反噬自南海失守湖外喪師養  
虎災深馴梟逆大物無不害惡靡不為犴狼貽朝市之  
憂瘡痍及腹心之痛遂至毒流萬姓盜汙兩京衣冠銜  
塗炭之悲郡邑起丘墟之嘆萬方共怒十道齊攻伏九

廟之威靈殄積年之兇醜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神資壯烈天付機謀誓立功名志安家國至於屯田待敵率士當衝收百姓十萬餘家降賊黨三萬餘衆法當持重功遂晚成久稽原野之刑未快雷霆之怒自收同華逼近京師夕烽高照於國門遊騎俯臨於灞岸既知四隅斷絕百計奔衝如窮鳥觸籠似飛蛾赴燭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神傳將畧天付忠貞機謀與武藝皆優臣節共本心相稱殺賊無非手刃入陣率以身先可謂雄才得名

飛將自統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雖在寢餐不忘寇  
孽今月八日遣衙隊前鋒楊守宗河中騎將白志遷橫  
野軍使滿存躡雲都將丁行存朝邑鎮將康師貞忠武  
黃頭軍使龐從等三十都隨李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  
師力摧兇寇又遣河中將劉讓王瓌冀君武孫珙忠武  
將喬從遇鄭滑將韓從威荆南將申屠棕滄州將賈滔  
易定將張仲慶壽州將張行方天德將顧彥朗左神策  
弩手甄君楚公孫佐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

昇忠順都將胡真絳州監軍毛宣伯聶弘裕等七十都  
繼進賊尚為堅陣來抗官軍鴈門李克用率勵驍雄整  
齊金革叫譟而聲將動瓦喑鳴而氣欲吞沙寬列戈矛  
密張羅網於是麾軍背擊分騎橫衝日明而劍躍飛輪  
風急而旗開走電使賊如浪便可塞流使賊如山亦須  
折角蹂踐則橫尸入地騰凌則積血成塵不煩即墨之  
牛若駕昆陽之象楊守宗等齊驅直入合勢夾攻從卯  
至申羣兇大潰自望春宮前蹙殺至昇陽殿下攻圍戈

不濫揮矢無虛發其賊一時奔走南入商山徒延漏刃  
之生佇作飲頭之器自收平京闕二面皆立大功若破  
敵摧兇李克用實居其首其餘將佐同效驅馳無臣所  
部領萬餘人數歲擲風沐雨既茲平盪並錄以聞五月  
巢賊先鋒將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以兵逆戰為  
賊所敗攻城急宗權乃稱臣於賊遂攻陳許營於澉水  
陳州刺史趙犂迎戰敗賊前鋒生擒孟楷斬之黃巢素  
寵楷悲惜之乃悉衆攻陳州營於城北五里為宮闕之

制曰八仙營於是自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兗數十州畢罹其毒賊圍陳郡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砮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趙犇求援於太原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諸軍由蒲陝濟河會關東諸侯赴援陳州三月諸侯之師復集四月官軍敗賊於太康俘斬萬計拔其四壁又敗賊將黃鄴於西華拔其壁巢賊大恐收軍營於故陽里官軍進攻之五



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深三尺壞賊壘賊自離散復聚於尉氏逼中牟翌日營汴水北是日復大雨震雷溝塍漲流賊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鄭州引軍襲擊大敗之獲賊將李用楊景殘衆保胙縣冤句官軍追討賊無所保其將李讜楊霍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各率部下降于大梁尚讓率部下萬人歸時溥賊自相猜間相殺於營州所殘者千人中夜遁去克用追擊至濟陰而還賊散於兗鄆界黃巢入泰山徐帥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

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  
首并妻子皆送徐州是月賊平

秦宗權者許州人為郡牙將廣明元年十月巢賊渡淮  
而北十一月忠武軍亂逐其帥薛能是月朝廷授別校  
周岌為許帥初軍城未變宗權因調發至蔡州聞府軍  
亂乃閱集蔡州之兵欲赴難俄聞府主殂周岌未至巢  
賊充斥自寇郡城宗權乃督勵士衆登城拒守洎岌至  
即令典郡事天子幸蜀姑務翦寇上蔡有勁兵萬人宗

權即與監軍揚復光同議勤王出師破賊以蔡牧授之  
仍置節度之號中和三年巢賊走關東宗權逆戰不利  
因與合從為盜巢賊既誅宗權復熾僭稱帝號補署官  
吏遣其將秦彥亂江淮秦賢亂江南秦誥陷襄陽孫儒  
陷孟洛陝虢至於長安張晁陷汝鄭盧塘攻汴州賊首  
皆慄銳慘毒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  
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烟斷絕荆榛蔽  
野賊既乏食啖人為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關東郡

邑多被攻陷唯趙犖兄弟守陳州朱溫保汴州城門之外為賊疆場汴帥與兗鄆合勢屢敗賊軍兗勢日削龍紀元年二月其愛將申叢執宗權過折其足送於汴朱溫出師迎勞接之以禮謂之曰下官屢以天子命達於公如前年中翻然改圖與下官同力勤王則豈有今日之事乎宗權曰僕若不死公何以興天以僕霸公也略無懼色乃檻送京師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繫之徇於兩市宗權檻中引頸謂揆曰尚書明

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効耳衆大笑與妻趙氏俱  
斬於獨柳之下

史臣曰我唐之受命也置器於安千年惟永百蠻嚮化  
萬國來王但否泰之無恒故夷險之不一三百算祀二  
十帝王雖時有竊邑叛君之臣乘危徼倖之輩莫不才  
興兵革即就誅夷其間沸騰大盜三發安祿山朱泚黃  
巢是也夫謀危社稷將害君親輾裂瀆宮未塞其罪故  
不俟於多談也然盜之所起必有其來且無問於天時

宜決之於人事祿山母為巫者身是牙郎偶緣微立邊  
功遂至大加寵用總知馬牧特委兵權愛天子之獨尊  
與國忠之相忌故不能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遂稱向闕  
之兵以期非望之福此所以為亂也朱泚家本漁陽性  
惟兇狡耳習聞於篡奪心本乏於忠貞暨弟為亂階身  
留京邑小不如意別懷異圖但樂荒雞之鳴唯幸和鑾  
之動緣幽帥之嘗因亂得謂神器之可以徼求黃巢闖  
葺微人萑蒲賤類因饑饉之歲躡王尚之蹤志在斂數

謀非遠大一旦長驅江表徑入關中見五輅之蒙塵謂  
寶命之在我必若玄宗採九齡之語行三令之威不然  
使祿山名位不高委任得所則羣黎未必陷於塗炭萬  
乘未必越於岷峨德宗能含垢匿瑕不佳兵尚勇不然  
則取李承之言不委希烈伐叛不然則取公輔之諫早  
令朱泚就行如此則未必有涇原之亂兵未必有奉天  
之危急僖宗能知人疾苦惠彼困窮不然則從鄭畋之  
謀赦羣偷之罪如此則黃巢不必能犯順鑾御未必須

省方蓋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蛇螫不能斷腕蟻穴所以  
壞隄後之帝王足為殷鑒史朝義秦宗權乘彼亂離肆  
行暴虐虞劉我郡邑僭竊我衣裳終雖滅亡為害斯甚  
茲亦沴氣之餘也

贊曰天地否閉反逆亂常祿山犯闕朱泚稱皇賊巢陵  
突羣豎披攘徵其所以存乎慢藏

舊唐書卷二百下



舊唐書卷二百下考證

朱泚傳十月泚自領兵侵逼奉天○

臣酉

按涇原兵以

十月三日叛德宗出奔泚發銳師追駕至六日兵及  
駱驛而回十日泚自領兵逼奉天皆十月內事也此  
處不應重書月數月字當是日字之訛今改正

黃巢傳鄜延拓拔思恭之師屯武功○

臣酉

按新書鄜

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鄜延下當脫李孝昌夏州

五字

舊唐書卷二百下考證

詹事

臣

德潛謹言舊唐書成于石晉時宰相劉胸

因吳兢韋述柳芳令狐峘崔龜從諸人所紀載而  
增損之宋仁宗朝奉詔成新唐書而舊書遂廢矣  
後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轉多援据舊書以新書中  
所載詔令奏議之類皆宋祁刊削盡失本真而舊  
書獨存原文也蓋二書之成互有短長新書語多  
僻澁而義存筆削具有裁斷舊書辭近繁蕪而首  
尾該贍敘次詳明故應並行于世然舊書既不列

正史中世代久遠漸就湮沒至明世宗朝姚江聞人詮視學江南徧訪遺籍得紀志于吳中王氏得列傳于吳中張氏殘編斷簡彙而成帙其書復行于世然志多闕畧表全散軼且紀志中多前後謬舛之文不能復還其舊也臣等奉

勅校勘合之新書以核其異同徵之通鑑綱目以審其裁制博求之通典通志通考與夫英華文粹諸書以廣其參訂而歸安沈炳震唐書合鈔一書亦資

采取之助參錯者更之謬誤者正之其辭義可疑而無從証據者俱仍原文凡以存闕疑闕文之意也謹成考證如干條分附每卷之後第蒐羅未備挂漏良多不勝慙悚之至謹言



謹案卷二百上第二十二頁前六行趙州刺史盧  
淑案新書淑作倣與此異

卷二百下第十八頁後三行許州人案新書作蔡  
州上蔡人與此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單可祀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